032.2
Y961t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宮内庁書陵部藏書

澤存文庫

唐類函卷第二百三十六

明東吳俞安期
明海陵柳應芳校言

人部十七　隱逸下

藝文類聚

○隱逸下

晉庾凱幽人箴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二儀即分高卑以陳貴賤攸位榮辱相換□□□□□乾道尚謙人神同符危由忽安溢緣釋虛苟識妙會厥美有腴韓信玷齊殖首鍾室子房辭留高迹卓逸貴不足榮利不足希華繁則零樂極則悲歸數明白

国立国会図書館蔵書

国立国会
29.3.23
図書館

32348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勢豈容違人徒知所以進而忘所以退穰侯安寵襄公失愛柏乘夷道終嬰其類義和升而就翳望舒滿而就虧盈挹之分自然之規悠悠庶人如何弗疑幽人守虛仰鑽玄遠敢草斯箴敬咨薇冕　晉江逋逸

民箴曰至人應務是統是營乃制上下以牧羣生君位執在匪聖伊明賢愚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必膂有位股肱有經豈以處下爲戚爲榮各安其所舉體用平夫設爵列土懸弓垂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恣物之役寔獻而是經處邇之士奚眷于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

明乎憂慮故超爾不疑解髮露星被褐紘絲飄飄凱臺上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治凡厥後來順乃所往鑒茲俗累戒于顛蕩無窮外物心煩披養無棄恬曠憂勤是掌林人司箴敢進善黨

隱逸　梁昭　隱居尋山誌曰倦世情之易繞乃杖策而尋山既泛幽以達峻實窮阻而彷徨備艱眇來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存神於是散髮解帶盤旋巖上心容曠朗氣宇條暢玄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必忘害焉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王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門晝掩蓬戶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
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爭來時復歷近壟尋遠磵坐
磐石望平原日負障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
而合曲泉縈石而生文草霾霾以拂露塵颯颯而來
羣捫虛蘿以入谷傍洪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
桂枝而齊貞明扈蘭而佩蕙及春鳩之未鳴且含懷
以屏氣待惠風而舒情遂乃陵巖峭至松門背通林
面長源右連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草泫泫以垂
露柳依依而近蟬鳥雙雙以赴水鷺軒軒而歸田
梁劉孝儀隱山栖誌曰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
下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
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跉駁無異火
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
闕並然其所悅悅其所悅余每思罷清瀨息枞丘寤
寐永懷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膏
澤坱礴若其羣峯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渡春青冬
綠迴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虛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
住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
望東西帶二湄則四時飛流泉瀨清湍瀝生響白
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椅櫪之樹柏梓桂樟之木分

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裏搓白蒂抽紫莖擢
蠶莽尊梢風鳴籟垂柯簷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菴
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合馥懷香
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泫露芙蕖紅蓮照水皐蘇縹葉
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
初熟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
陳樽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讙呶感論衛庾高談穀稼
不求於世不迕萬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
之間心無休戚之警

魏繁欽川里先生訓曰處則抗區外之志出則見非常之功寔哲士之高趣雅人之遠圖故呂尚垂翼北海以待鷹揚之任黃綺削迹南山以集神器之贊

魏虞元讓許由曰潛居默靜隱於箕山身在布衣而輕天下世人歸其高行學者以爲美談夫際會之間矯時所譽至乃抽簪散髮背時逆命隱于山林之中以此自高非以勸智能之士入通達之教故議而責之曰太上貴德其次立功世殊時異不得而同故伯禹過門而不入稷契刻節而奔庸殷紘帝室作民王公今子生聖明之世得觀雍熙之治則當攄不朽之功暢不羈之志龍飛鳳起修撰君司佐天理物幹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成王事若子以堯爲閽正則歷代載其功以民爲貪亂則比屋可封若大世濁時昏上無賢君忠臣不出小人聚羣即當揆頹理亂跡騰風雲光顯時主拔濟生民何得偃蹇藏影敝身夫道不虛行士不徒生則幹時爲國之楨故伊尹干湯周公相成興治濟世以致太平生有顯功沒有美名人生於世貴能立功何得逃位矯世絕蹤丹朱不肖朝有四凶堯放求賢遜位於子度才處分不能則已何所感激臨河洗耳山居巢處執心不傾舜君之祿忘君之榮居君之地避君之庭立身若此非子之貞欲言子智則不仕聖君欲言子高則鳥獸同羣無功可紀無事可論

晉虞摹阮籍銘曰我我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澹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止足抱朴造化韜光緝耀鼓棹滄浪彈冠嵩岳頤神太素簡曜世局登之不清混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度俗曖處巨室反眞歸樸

汪汪川源邁迹圖籙

後漢胡廣徵士法高卿碑曰言滿天下參成篇章行充宇宙動爲儀表四海英儒履義君子企望來臻者不可勝紀也翻然鳳舉棲烟遠遯名不可得而聞身難可得而視不爲堯舜所知不飲洗耳之水超越

32348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青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
而聲我追者已投君公量輕寵傲俗乃百世之師也
其辭曰邈玄德膺懿資弘聖典研道機虔童蒙作世
師辭皇命確不移亞洪崖超由夷垂英聲揚景暉
後漢蔡邕伯夷叔齊碑曰惟君之質體清良兮昔佐
殷姬忠孝彰兮委國指曾諫國亡兮議武伐紂欲喻
臣兮時不可救歷運蒼兮追念先侯受命皇兮憂慶
感兮雖沒不朽名字芳兮　又郭泰碑曰先生誕膺
天爽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慈惠敏夫其器量弘深
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于時纓綏
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臻若猶
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從龜龍也蹈鴻崖之遐迹紹
巢許之絶軌翔區外以舒懷超天衢以高峙銘曰懿
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樓遲祕丘善
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又玄文先生李休碑曰休少以好學遊心典謨既綜
七經又精羣緯劍深極奥窮覽聖言居則玩其辭動
則玩其變雲物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
神意若古今難當疑議錯諺前人所不論後學所不
覺休盡剖判處約不咸聞寵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

震有惠云載惟邦之珍按典考論號曰玄文　又處士圈典碑曰天眞淑性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形臨沒顧命曰知我者蔡邕乃爲銘曰載書休美俾來昆裔永有諷誦以知先生之德混其若濁徐然後清淨其若煥終其益貞　又翟先生碑曰世以仁義爲質學問爲業爰暨先生固天縱德應運立言繼期五百實行形于州里明哲與聖合契該通五經□洞瓌籠爲萬里之場囿九隩之林澤抱之若江湖仰之若華光玄焉測之則無源汪汪焉酌之則不竭可謂生民之英者已國失元儒學失表式凡百搢紳哀泣血人百其身匪云來復於是鄉黨乃相與登山伐石而勒銘曰邈矣先生厥德孔貞腹心弘道深高入神王錫三命觀國之賓其樹富貴忽若浮雲既不降志亦不辱身　魏劉楨處士國文甫碑曰先生執乾靈之貞潔稟神祇之正性咳咲則孝悌之端著爾則清節之兆見齠齔以及成人體無懈容口無愆辭競競業業小心畏忌勤讓同儔敬事長老雖周之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飭躬力行無以尚之是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閨門稱其慈宗屬懷其惠既乃潛身窮巖遊心載籍薄世名也初海內之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不視膳羞十有餘年憂心泣血不勝其哀形銷氣竭
以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時龍德逸民黃髮耆叟綴
文通儒有方彥士莫不拊心長號如喪同生咸以爲
誄所以昭行也銘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既沒而令
問不亡者由斯二者也銘曰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
清內白如玉之素道遙九皐方回是慕不計治萃名
與姝路匈我者希韜櫝未酬疢過乎哀遘疾不悟早
世永頹達此榮祀咨爾末徒聿修歌故　齊孔稚珪

洛先生伯玉碑曰夫河洛摛寶神道之功既傳岱華
四秘仙鏤之迹可視蓋事詳於王牒理煥於金符雖
冥默殊源顯晦異軌測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
音至歌馭鳳於天海王喬雲舉控鶴於玄都有羽化
蟬蛻觸影遯形神蓺帝宮迹留劒杖遊瑤池而不返
宴玄圃以忘歸永嘉惡道者窮地之險也故實遐日
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忌箭先生攀途躋阻宿柮
涉折而衡颺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墜壑一倒千
仞飄地淪高離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其電
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關
西升妙洛石飛英鳳吹金閨簫歌玉京絕封萬古乃
既先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抱秘

影窮岫伋栖幽穽心圖上玄志通大造　梁元帝隱
居先生陶弘景碑曰昔大和中有許遠遊者乃雲霄
之勝賓太虛之選咨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暴基
先構即鴛行宇千尋危聳憑以望奔星百拱高懸
倚檻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
若高峯之出岫銘曰肇彼冥默翻成協贊身託外臣
心同有亂重道尊德爰積寂衷顧懷汾射望問遥通
朱楊聳起華構左崇靜臺冠月經榭迎風嶕嶢高棟
青霞脩櫳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嶂千嶺清流萬谷
景落崖垂煙生岫夜　梁伽陵王蕭綸貞白先生陶

弘景碑曰夫夜光結緑非胠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
園池之近玩寧期心於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道
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煙霞共遠深壑危峭組織煙
霞枕石漱流水禽無撓採藥耦耕野獸不亂朗猶懸
鏡轡似貞鈎　梁裴子野劉虯碑曰受川岳之英靈
有清明之淑性淡乎若深泉之靜皜乎若寒霜之潔
千仞不足議其高萬頃不足儁其量在其幼也孝敬
淳深貫乎幽顯慮乎塞所而暴獸去之墟里賴焉樵
蘇無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遊下邑甘露零於豐
草清容至於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

疾乎影響如斯之美者矣夫聲名藉甚羣公倒屣鑒
室林皐面流傍隴咫尺荆衡表裏巫夢樹蕙滋蘭蕪
沒庭戶平疇孝激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幽居之
勝境昔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峻
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於二陳折其中矣其所修
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教則淨行傳之
所著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滔滔江漢實紀南國篤
生君士高明柔克載載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義惟
民惟則築室皇壤考槃郭郭坐臥山樊嘯歌林薄親
致甘旨躬餐上藥優哉游哉且以行樂九丘八索百
家羣史西河疑聖華陰成市修哉荆夢欽矣江濱輔
軒結轍羔鴈成羣監觀令範式如金玉君之徽猷誰
其與屬疇咨故老遵揚實錄

墓誌 梁簡文帝徵君何先生墓誌曰先生諱子烈字子烈
禎素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敬非習
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獻汝南
周顒爲友陸璉賀場之徒更道北面永明中王文憲
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
生因廣加刑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
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玆大物成此良教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人道長恨詠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笠乃毀車拄冠拂衣東嶺始卜若耶來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爲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玄纁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卒乎其山正余在殯嘿鏤器與玉衣充典入棺恥客帝及書綬知與不知竝懷惋戚以人亡素樸禮隆文帝洙泗須經扶風寵學關西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茲永息余昔在姝方亟杜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叨佳宮塗乖咫尺不

復攀經步至閭春卿之痾徐輪三反入杜夷之含痛祥雲之滅采悲列曜之晞暉追勅高卿乃爲銘曰文範高世玄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呼哲人第五肥遯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囿舟輿席珍既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憖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渭濱橋曰隻雞徐稱爵素余欽夫子風期風者蓋思含毫傳芳寫譽沈焕雖貞玄泉無曙　又華陽陶先生墓誌曰若夫真以歸空爲美道以無形爲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

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則物
莫之測既而岫開折石天隧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
龍九節麗於空中千和焚於地下儷宮有得朋之喜
受學震臨谷之悲余昔在粉壤享逢北上之術今造
元良屢憂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情
乃爲銘曰無名曰道不死不老妙矣哉隱顯變化則
時歟夫子受錄歸玄黎傳史書因買船艤艤乃崖
悠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　梁元帝庾先生承
先墓誌曰悠哉掌庾興自陶唐伯昇在晉連鑣渭陽
爰斯厥後世挺珪璋乃登靈臺言遵洞府乃涉石山
將從輕舉實惟貞固實惟混讓皎皎不羣超超高尚
本同壽天寧論得喪諸方未遊佳城已望蓬生蔣徑
絢罷磻谿積悲新壠桃餘故蹊風翻嶺背月下松西
揚名不朽高蹈夷齊

魯柳下惠妻爲下惠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
不竭兮三黜終不弊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兮惜
哉乃下世兮　晉張華列女文先生鮑玄泰誄曰於鑠
列文續業是稱夏后基命靈根已固杞鄫既微枝離
葉布爰暨叔牙世贊齊風翼桓濟管遂登霸功越在
漢隆三司並縱烈考中丞妙世顯名載載先生誕資

英俊淑質清淳閑之玉潤抗行崇巖遊心大曠允矣
文明聰昭秀哲啓冥演幽守文命世抱道冲虛執義
貞厲栖遲無悶不營不忮擬志雲霄致命窮達行爲
範軌言成隱括宜登退年弘此徽猷濟濟揩紳永挹
清流取識遺音目想表儀孰云玄泰曾不我知感傷
慷慨揮涕滲斯巳矣鮑子寧爾玄陰振聲竹帛永播
徽音　晉陸機吳貞獻處士陸君誄曰我聞口口有
命天祿有秩如斯吉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
氣矧我與君非相弔逮細緣之遊自曚及朗孩不貳
音抱或同襁撫髮並奇攜手偕長行焉比迹誦必共
譽庶君偕老靈根克固拊翼雲霄雙飛天路入皆年
長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遊矣先暮　晉處士劉參妻
王氏夫誄曰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風嚴霜殞此秀
條璇璣倏忽四序競征清商激宇蟋蟀吟檐　宋顏
延之陶徵士誄曰夫璇玉致美不爲池湟之寶桂椒
信芳而非園林之實

貢

後漢胡廣弔夷齊曰遭亡宰之昏虐時繽紛以
蕪穢恥降志於汙君涸雷同於桀勢抗浮雲之妙志
遂蟬蛻以偕逝徼六軍於河渚則王馬而慮計雖忠
情而指尤匪天命之所謂賴尚父之戒慎鎮左右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不害　魏王粲平夷齊文曰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若草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抱而感慷慨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爲民潔已躬以騁志愍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既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于今而見稱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尼父之所舉　魏阮瑀弔伯夷曰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東海讓國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仁得仁

歎仰尼沒而不朽身沈名滅　魏慶元弔夷齊曰少承洪烈從戎于王側聞先生餓于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夫五德更運天祚靡常如見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德終于虞舜禹祚滅于成湯且夏后之末祚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而爲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棄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是識吞舟之爲馥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首陽誰山而子居之彼薇誰采而子食之行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周之苓而謗周之生謂周之淫是誦周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之心嗟乎二子何痛

之深

案文 宋謝惠連爲學生祭周居士文曰維君陶造化之純元伾先哲之遐蹤體無事於高尚蹈虛素乎中庸不臣天子不事諸侯公侯弗所王命匪酬窮歡極樂帶索披裘

詔 梁沈約爲武帝搜訪隱逸詔曰高尚其志義爽通交山林不出訓光悖史欣聽明旁罷尚想幽人蒲玉之禮仵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訊遐巡若有道堪丘園事浮高尚可以弭競遷流還風移俗若以名聞靡或遺漏朕將闢衢室而賓几杖開東序而授衮職焉又資給何點詔曰遠趣高情前王所貴義兼昔欵倍用興懷徵士何點居貧物表縱心塵外夷任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宴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遵俗受俸漢朝安道逸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詳加資給竝出所出欵資須太官別給人高權鄉故事同垣下

敕 梁沈約爲武帝與謝朏敕曰吾以非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言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敕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

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厥
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
貧損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
不屈玆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巖壑衆出野登朝必
不以滑有懋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
帛虛往清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義何邈矣古
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今左復引領雲臺
虛已宣室紆賢之愧載結寤興又與何亂敕曰吾
狠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多蔽昧於治道雖復劬
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息舉之用

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諍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
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汩流所至莫知
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
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嘗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
務紛紜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嚴阿共成世美必望
深達往懷不玄濡足

敎梁江淹爲宋建平王聘逸士教曰府州國綱紀雖
周德之富猶有漁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西山之夫
迹絶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蟫驤首翠虬來儀是以
清風扇百代餘烈激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

焉

袁魏桓範鳶管寧表曰臣聞殷湯聘伊尹於畝畝之中周文進呂尚於渭水之濱籍見東萊管寧東修著行少有令稱州閭之名亞故太尉華歆遭亂浮海遠客遼東於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以簞食瓢飲過於顏子滿屋敝衣踰於原憲臣聞唐堯能許由虞舜禮支父貢禹優伯成文王養夷齊及漢祖高四皓之名伯命於商洛之野史籍歎述以爲美談陛下紹五帝之鴻烈竝三王之逸軌膺期受命光昭百代亦有優崇之禮於大夫管寧

寵以上卿之位榮以安車之稱斯之爲美當在魏典流之無窮明世之高士也臣以爲既加其大不受其細可重之以玄纁聘之姝禮矣 晉皇甫謐讓徵聘表曰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綱吞閉鳥獸爲羣伏自惟忖攄鈍質實非朝廷之求稗稊之賤不中采盛之用小人致災久嬰篤疾仰追天威不能淹留所苦加篤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數息仰惟陛下留神恕恩垂憐微命案隱士傳嚴光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臣聞鄒子一歎霜爲之降杞妻一感城爲大崩以臣況之乃知精誠不可以賤致古人言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唐北

梁何胤答皇太子啓曰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語默之客寧有論書之宴緘黙獻替於茲永已伏惟明察之德誕縱自天思考之規不待因習循復留神六經降意百代同仁博古等物遊閒闕乘華而延儒雅掃黃閣而列文學嘉美聿宣無思不勸亂無解歸之談厚豪奬飾之重匪南皮之舊舞荷存問之恩衡玆行杳罔知攸寘　梁沈約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曰竊聞高尚其事義光交象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激貪勉競澡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伯記遠迹於前叔夜士安書高塵於後雖去取異情羣略殊軫而獨行必彰斤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一令道體二居宗述屈巖廊之下神遊江海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蓋欲隱顯齊功出處同致策由與伊旦竝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規思自繩勗

書後漢張奐與宋季文書曰覽手迹知遂遵南山之志繼四賢之蹤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奐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鄙固少復道訓于今五十載矣　魏桓範與管寧書
曰盤坏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之
志於是復顯嚴平鄭真未足論比清聲遠播頑鄙仰
思請見于逢盧之側承訓誨于道德之門欣塗無由
託思晨風　魏管寧答桓範書曰乾道輔誠誕膺嘉
祚膺受多福爲國者維雖分陝之任未足比盛遠近
隆望何慶如之昔值險阻越竄海濱於喬歷載風綱
不紀槩蒙國恩還践舊土簿佐多難恒嬰篤疾愧使
區區展之無階泛愛過隆遠辱綸墨降尊誘甲訓諭
過泰見得思義抱以踧踖不勝來顧裁因答辱　晉
王嘏與皇甫謐書曰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
澤廣開地道賢人顯進實與聖治故力牧佐黄而涿
鹿之征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
湯之功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
欲垂大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殷肱忠賢大才之
人願立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王聖時治此所以應
天順民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
和經日月之重光四目視其明四聰達其聽嚴穴出
其隱四門啓其矇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
才在官時亮天工鳥獸非君子之儔九旱無長鳴之

鶴萬國黎獻咸仰南風之仁而抱聖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先生回執冲虛塞淵其心硏文人之耿介忘宜尼之所沽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往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爲懼而臨川者之所懷慨也竊謂先生降匪石於高岡迴羽儀於皇京順震驚而翔撫振六翮於天庭邈禹稷之遐跡聘大任之夷塗紹不世之洪勳同先哲之丕模瞻仰者所以藉之美世希籍詩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惟蒙采覽　又與皇甫謐書曰伏惟先生黃中通理經綸稽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將邁下商於洙泗之上超董生於儒林之首含光烈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之後亦已盛矣曠以不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而遊諮覩未因而西望延企　晉皇甫謐答辛曠書曰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儀虛想之積過於陵阜況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奐情義款篤執誨欣然若饗太牢抱佩至眷銘乎心脅日箕山之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卓時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

訴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
疾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德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
木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辭豈敢栖鳳閒命慊灼如
承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栖鳳閒命慊灼如
蹈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梁昭明太子與何胤書曰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
明經漢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
途千里耿焉莫因何嘗不夢茹香而醫陶想具區而
杼軸心往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
戒寒想擾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思鄙慮

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
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
竹者之娛同年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
養夕差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顧
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
熱疾憒其神風眩敝其體多慙過目釋卷便忘是以
蒙求之懷於茲彌軫　梁任昉爲昭明太子答何胤
書曰得書知便遠追疎董超然高蹈雖朝肯殷勤而
輕權已遠供餞莫申瞻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
懷人望古潛然久之　又爲庾杲之與劉居士凱書

日自別荊南迄將二紀景之牽滯形有推遷物保文
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
悠白雲依然有道金京佇運想恒納宜沖明在襟履
候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泉之牽綴疲行愧心已
多訪德則山林曾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
塗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
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絶接乎士者遐邇所宗
鐘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閣投之懍不
以形體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爲
歲已積以大人非恙厲所榮故息蒲幣之典阙雪冥
運訪有風期之遲君王下居郊郭繁帶川阜顯不絢
功晦不標迹從容乎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
護爲心廣孚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心妙域筵山河
虛館帶川洊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
大於東閣今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
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朝爲信由已且凌雪戒塗非
滅迹之郊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
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觸目
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遥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梁劉孝標與宋玉山元思書曰驅馬金張之館飛蓋

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雲之雕篆宵徘波湧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軫歎何則方鑿圓枘齟齬難從翔鳥遊魚蹉跎不狎是以賈生懷璵琰而挫翮馮子握輿璠而鍛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之水鏡性之路範而荊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寤觀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霞躋漢將由困空桑麻田無負郭倪眉翁有以斯故爾今賢等宜從抗鱗奮翼駟洛渚連騎方驅擊鐘乃食慕附若是吾子復何憂

哉況當蓼蒿仲之微迹襲二疏之風流生與漁父同憶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勗與　陶弘景答謝中書書曰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僊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又答虞仲書曰栖六翮於荊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木開鮮辭動情端志交矜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躔朱闕而心期岱嶺豈但故鄉乎高岫以將飛霜於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往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已相與共憂揭來虞公玆焉可邁何爲栖栖空勞鼓缶逮及假日有事遠音不亦佼潔當年而無忸前修也　又答趙英才書曰子榮學區中飛才冠外不宜掃門覓仕復懶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事乎嚴下部人守一介之志非敢戔榮塵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壟新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术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惡之能間梁沈約答沈麟士書曰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遠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衾興懷望古遐嘆尊賢拔俗遙然沈冥自遠幽貞之操義高冀巢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既鄉內所豐清川又坐所可對不出戶庭而與會尚齊美哉約少不自進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諳風願葉幽期可托克全素履與尊弋釣泉皐以慰閑暮則平生之心於此遂矣　梁王僧孺與陳居士書曰雲波遥負無越數千行雲鬱術征鑾難使用隔中車未能撥札引領南望

悵矣心飛幸因劣薄懷童貴壤依然谷口覺子貞之
咫尺靜聆嚴灘信子陵之非遠林麓以入虎白之室
用披蓬蒿之徑亹紛綸之高論承希微之妙旨虎往
實歸用祛塵惑　孔德璋北山移文曰鍾山之英草
堂之靈

論魏阮籍達莊論曰天道貴順地道貴貞聖人修之
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蹈惡死重生
故天下交而大功成也今莊子周乃齊禍福而一死
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微惑以失真
而自以爲誠者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

仰而微笑仰而流呵嗟嘻精神言其所見天地名爲
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與乎當其
有內誰謂殊乎地沉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
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矣自其同者視之
則萬物一體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
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
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小
故以生死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夫至人者恬於生
而靜於死恬生則不惑死靜則神不離生故能與陰
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終其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
自足空虛者受實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是考
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或於生畏死而榮生者
失其貞　晉石崇許巢論曰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
巢父卑堯之讓逍遥遺神寶已遺世司馬遷以假托
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爲然余答之曰是何言歟蓋聞
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
備則不担小才庶官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
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契播嘉穀堯敷五教皐陶
夔龍各已授職其嚻嚻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
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凱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放
廉讓以勵俗崇無爲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
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晉
庾闡郭先生神論曰夫天地者陰陽之形魄變化者
萬物之遊魂神籟與無窮並吹大冶與造運齊根生
資聚氣之迹死寄玄牝之門視榮辱其猶塵埃邈高
尚而不顧故能外安恬逸內體平和鳴鳥可拘異而
遊猛獸可頓羈而羅剞乎樵巖之樂呂梁之波疾雷
破岳而憂在山河者乎觀夫郭先生之爲體也可謂
含真寢信純朴自然　晉王坦之遂隱論曰崇退儒

生問於抱朴子人曰請問隱何爲者也而生上古徇之至今繼踵何哉子人曰夫全朴之道萬物一氣三極湛然天人無際豈有朝野之別隱顯之端哉則大隱於巳失者也平原既開風流散漫故隱者所以全其真素養其浩然之氣也　宋范曄逸民傳論曰堯稱則天而不屈賴陽之高是士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爲世道所莫容風貌挺特蔭映於天下言並世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奠許誅鉏勝已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迹出龜生之流咸已就戮稽審於此

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寬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飼术黃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氣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爲有塗若卒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爲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嵚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口不懸風力麤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稽阮二生志存保已既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无盡年酒之爲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期文是飲客山王二公

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觴高林徒得其遊故於野澤
衙杯桑樽之致寥中妙趣固冥然不啻矣自稽阮之
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爲世匠所駭且人本
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
與其誰與哉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海陵柳應芳校訂

人部十七 藝文類聚 品藻 名譽 鑒識 賢文 風流

○品藻一

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身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泄冶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益亡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也　子路曰瀋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似曰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乎　論語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滕薛大夫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譖言得罪

　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岂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馬陳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陳摹於是乎長者　郭子曰庾道季云蘭相如雖千載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任厥厥如在九泉下人　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唯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羣臣悅服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

所栽量若此曹操微時嘗甲爵厚禮求爲已助卻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際卻劾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劾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劾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魏志曰虛飲著書稱徐遵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人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志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爭雄轉相放効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典畧曰禰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通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盪寇清足蓋世乎衡曰荀或借面弔喪稚長可使有容儀趙有腹乃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又曰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荊州荊州牧劉表以爲賓客是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直事友南見戩歎之曰所謂劾則干將莫邪木則梧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　三輔決錄曰弼生字仲叔其父賤故張伯

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
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滕土所當出也　郭泰別傳
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遂往從
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
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
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　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
陳仲弓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姚
信士緯曰周物之勲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
見而以勲功大於光意猶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
官尊勢顯繼嗣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

[illegible]之力又有朱虛言王之援劇奇遊說以
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
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
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
祚參賛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　世說
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
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
二賢尚爲吏部尚書僕僻時人不無復滯才　文曰
嵇中散語趙景眞卿雖子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量
不及遠洛三人表能審璇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異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又曰諸葛瑾其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又曰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又曰世中稱庾文康爲曹年玉床稚恭爲老年穀 又曰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蕭薄倚玉樹臨風 又曰夏侯太初朗如日月入懷

品藻二

白帖 案本作藻鑑

水鏡 龍德公自謂諸葛孔明爲臥龍龐統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王人 各主敦以衛玠爲玉人

爲王 蜀關羽字雲長督荆州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與諸葛亮書問超人才誰比亮

髯絕倫 劉備統字士元爲耒陽令不治免還見備與論時事大悅拜治中從事與諸葛亮並龍幸先於人一世之烈黙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曹未著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稱髯故亮謂之髯羽大悅稱髯常著先後蕃曰閎王公之儕不扶自直禪愛自江南甲溝之域角立傑出宜爲先

猶得其半 劉龍統字士元爲耒陽令不治免還見備與論時事大悅拜治中從事每稱述多過其才人間之統曰亂世善人少惡人多不美其言則聲名不足慕而爲善者自勵不亦可乎使有志者十得五猶得其半

必於其倫 禮檢人必於其倫

瑛玉

渾金 王戎曰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知其寶莫知其器

宗廟武庫 裴頠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

在前 阮咸臨下幽然深遠矣

若登山臨下麓所不見山滿一時之佳 麓統至吳多聞其名及西還並會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陛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謂全琮曰卿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

一世之烈 詳前但虞翻缺藏盧

用嘗謂李邕如千將莫耶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太無阜白鍾皓兄子覿李膺姊之子也覿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覿有退讓之風膺謂覿曰孟輒以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何太無阜白覿以白皓皓曰元禮祖在位諸父並盛幘公之甥故得然耳豈其時汝道是邪聰明仁智吳使趙咨於魏魏帝問吳主何等主對曰聰明仁智雖畧之主納魯肅於凡器是其聰擢呂蒙於行陳是其明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取荊州不血刃是其智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屈身於陛下是其畧簡要清通史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王戎簡要裴楷清通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佞已也性嗇榮貴不求荀合二友也以楷爲之王肅三友魏劉寔以王肅爲一友也性嗇榮貴不求荀合二友也各惜財物而理身不減三友也叔度萬頃詳類聚

論後漢孔融汝頼優劣論曰融以汝南士勝頼川士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

光武皇帝其於道中頼川士雖抗節未有顛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舂聲號哭頼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歸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頼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頼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畧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煞人當死洪自劾請閻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頼川雖尚節義未有能煞身成

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
討王莽頼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
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頼川士雖慕忠讜
未有能投命面言者也　魏夏侯玄樂毅論曰夫求
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
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始庶乎知機合
道以終始者與其踰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
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
至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極於
先王樂生之志豈其苟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樂

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圖城而害不加於
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
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也邁至德以幸列國則幾於
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
待其弊將使即墨詈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頼我猶
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
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廣之路以待田
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
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則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
戴燕王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

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稱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雖曰爲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荆州景升父

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不血刃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北騎所會突火之急也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困躬身逃遁以喪二子也然其忘克安忿無親董公仁賢文和恒以佯愚自免前文若惕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刻士之財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白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略手諸葛孔明達治知變始王佐之才玄德撫強盛之勢而合妄賢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大明開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

之用也況在危急之間勢窮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
中州將吏同室比隆昔徒三傑而已哉　又曰世人
論司馬遷所困多以困爲勝案以爲失遷叙三千年
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固煩省不啻
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
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一也毀敗見錯傷忠
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
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涅詞流離亦足
以明其大才此眞所以爲良史也　又曰樂毅諸葛
孔明之儔劣夫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

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德而義服此則
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伐一齊
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
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遣其廬落以濟世
奇策泉湧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
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
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衰才又以寧內武以折
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
毫毛無犯勲業垂濟而眎視其遺文誄誄弘遠雅規
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冬見善則遷

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
貪夫廉余以爲覩孔明之忠叛臣立節矣殆將與伊
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名譽白
陸

實賓莊子名者世之賓　世用舉世也應生資敏明枝仁
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行浮於德湯乎假吾傳子
吾之善名　爲了以爲行命仁義狗身以身狗名疾不稱疾沒
世而名永終譽詩以永終譽言長有譽也勿取名魏文帝論盧毓
有名如畫地作　可賓盧毓對曰名不足以得異人
餅不可啖也　善然後有名非所常士常士畏教慕
疾止可循名責實也　惡乎成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闇然章闇然而日

無聞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也　必聞在那必聞爲吏不子直不
惡人知爲吏之跡不好立名稱長者　爲善無近名爲善疑辭言
遠道千譽　堅壁爲仁　堅跂爲義　伯夷死名
烈士徇名

○質文藝文類聚

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
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又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
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元朱綠
璂有十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士三旒此以
文爲貴也禮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文黮尊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珪不琢大矣不和大斲素而越席犧尊疏布此以
素爲貴也　又曰言獻質言獻文　左傳曰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又曰昭公如楚鄭伯勞于郊子產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禮乃
講學之　又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
賦相鼠亦不知也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　又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又曰質
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曰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
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
之鞟猶犬羊之鞟　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改文
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
之本道德之質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
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
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
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又曰陸賈少有
口辯高帝爲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
得之者賈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其書曰新語　又曰曹參代蕭何爲相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日夜飲酒不事朝政參子客諫參參笞之二百惠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百姓詘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又曰張釋之爲謁者僕射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尉對乘輿嘉應無窮帝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

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急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無側隱之實是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爭口辯其實不可不察也帝乃止　晉書曰殷慶元質峯有明規文武可施用也

論　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大遠不可識文之視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跡近務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種風而隕

落素華變秋既死物而定體麗物者僞醜器多牛華
璧易作金鐵難陶故言多少者中難處也術能津者
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
通士以四苦高人必有四難之思且少言辭者政不
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近者思不散也混濛
廓者氏不憒也質士以四短道人必有四妄之報故
曹參相齊舍記獄而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
飲酒而已故大安劉氏者周勃亞嫡位者周勃大臣
不強不至華言考文士林苑欲幷高夫釋之前諫意
崇敦朴自足以睥其爲宰相詰取堅強一學之士安

用奇才使變典法　魏應璩百一詩曰蓋皇堂肇載
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垂其耀於文百穀麗於土芳
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浮靈仰觀象於
玄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泰易
趍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
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炎龍黼黻暐曄於廊廟
袞冕旂旒鳥爰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
尼歎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
齋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
天順民撥亂哉世摘藻奮權赫奕不烈紀禪協律禮

儀煥別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
教探微言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輕穀之祲裘必
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官府豈爭牢儡之勢金布之
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
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闇禮智之大信
管窺之小尋老氏之敝所謂循枳落本能釋連環
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嘯秦楚唯德是建唯賢
是與陸卿摛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諮諏何御其章律
叔孫定其序序周樊展其忠敎彭烈其威武明達
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

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珍討其凶徒代邸承祚其憂而遜
規其模卿友詐其遊襲撫北軍實賴其時家嗣之不
替實四老之由也大誅則無議以陳問則服汗沾濡
晉若陳平敗對叔孫據書言辨國典酈定皇居然後
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風流

白帖

登樓百度亮都督江荊鎮武昌佐吏殷浩之徒乘秋
月登樓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固諸君少住老
子於此興不淺便坐詠謔雖留白云可
據胡牀竟坐談論咿嗄殊俗流
之乘月諷詠永袁宏臨海令最
術乘月諷詠謝尚鎮牛渚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
發在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訓又藻拔令
問之袁臨海耶尚遂就之升舟與譚終日清譚王
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字夷甫出補元城令樂廣與王衍俱
終日清譚縣務亦理樂廣王衍皆樂廣與王衍俱
時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爲首

○鑒誡藝文類聚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又曰天道惡盈而
福謙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又曰帝曰
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
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
天下莫與汝爭功 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
勿庸 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
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
育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
賢則邇人安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
簣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若寵思危
又曰戒慎無虞罔失法度 又曰戒之用休董之用
威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 禮記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左傳
曰晉既勝楚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
佞何以及此天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 又曰禍福
無門惟人所召 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美珍也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珍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
日矣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
戒之在鬬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又曰如有周公之
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家語曰孔子去
周而老子送之曰儿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
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
曰敬奉教　又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沒民非君不
治民犯上則君危故君子不可不嚴也　又曰顏回
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愼諸　又

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人不親
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狎
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其歡狎足以成禮
而已矣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
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禹
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
敢息　又曰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　管子
曰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寧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爲
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
忘其束縛在魯寧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鬻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殺不辜寧失
有罪亦有功而不賞濫之　晏子曰君子有功而不賞濫之
子曰君子有必罰鄰近必誅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
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肌夫者身見終甘泉必竭直木
必伐　又曰夫智益高者患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
祿益厚者施益博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粱肉
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惡臣之語　孫卿子曰孔子
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
覆舟君以此思危則不危焉　又曰得師者王得友
者霸得論莫己若者亡　又曰伯禽將歸於魯周
公誡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
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也常握髮吐餐以接
天下士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弦以自緩董安
于心緩佩弦以自急故能以有餘備不足以長續短
之明王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
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愚愚友性則貴
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韓詩外
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
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夫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鄒語曰不知爲吏
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誡　又曰曾子曰君子有三
言可寶而佩也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
怨他人三曰患已至而後呼天　說苑曰魏武侯浮
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
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修仁政湯放之武侯曰善
又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
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　新序曰齊王卹曰邑
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

臣王召臣臣攻制鬲飾問於妾愛若妾愛臣說臣曰
佼臣臨淄水而觀忽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說王
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自改齊國治矣
戰國策曰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
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漢
書曰楊惲失官居家治產業起宅室宅成召賓客
爲大臣廢退當闕門惶恐爲司隸之意不當遍賓客
有稱譽也　東觀漢記曰馬勛遷司徒是時三公多
見罪退上欲見令以善自珍乃因讓見令以善之曰
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

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豈之身忠臣孝子之
覽照前世以爲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
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宏爲
人謙愼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
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又曰班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
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
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變夷懷
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
不及得下和宜陽爲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魏繁欽遠戍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楊土凡我
同盟既文既武郁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
共垢各竟其心爲國蕃輔閭閻衍非法不語可否
相濟闕則云補　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
衰老氏和其光遂逡貴可懷　魏應璩雜詩曰細微
可不愼隄潰自蟻螻榱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
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燔燼爲上客思願
獻良規江海儻不逆狂言難察善猶有如雞跖雞跖
食不已齊王爲肥澤　晉嵇紹贈石季倫詩曰人生
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安其身不爲萬物感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堅敗楚俎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希彭冊壽慮心處冲默若芝味醴泉何爲昏酒色

魏文帝戒盈賦序曰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貨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清而懷愁願羣士之殘規博納我以良謀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爲階行德安而保身忘爲

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溫恭而不虧云顏冉之遭命怪禍福之參差大二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沒而名存厥復戚乎何爲天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胤以長三郤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晉皺逵申三復賢曰喈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如此故識鑒逾昏騃淫痛太心與慎乖則理與險會然後役智以御險覆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

內人乃改其外陰陽結和金石爲之消人事至則雖智不足恃若然者雖翠帷華堂駿馬得而棄之　周庾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魯味爽得而嘗之

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恢謨北山有杼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梁武帝凡百幾曰凡百衆庶爾貝聽之事無大小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久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當是曰改改弗止辱身亦喪厥命勿恃衆騎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曰不恒中月徵則虧覆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禍賤面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莫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靜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觀商歜哲人勿謂斯難

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不臧絕之由已無曰莫傳宣于四海無曰莫聞譽振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織齐是興

漢東方朔誡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賈自盡者無多

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兒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

無有常家　後漢鄭玄戒子曰宿業衰落仍有失誤
年入此歲而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
將閑居以安性單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
之憂慶展敬墳墓春秋觀省野物胡常扶杖出門平家
事大小汝一承之求爲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順威
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可不深
念耶　後漢書義方清誠曰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
然又不養禍祿以壽年飲酒過我性思慮害我
神美色伐我命利慾傷真神朋黨結仇怨頼愁毒於衆
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下修氣各分離一
[illegible]不復
還土土愍其痛抗[illegible]愛雲煙滌蕩棄穢累飄颻任自
然退修清以淨存吾玄中澄心翦思慮泰清不受
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
存　魏王肅家誡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
過則爲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
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
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
辭之敬仲辭君而況於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史
也若爲人所屬下坐行酒雖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
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魏王昶家誡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且懷祿之士貪寵
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貪寵
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破
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
良杖劒建策光濟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
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純綽有餘裕哉治家亦
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有
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晉嵇康
家誡曰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
其善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與口與心誓守死

無二恥躬不逮期在必濟若心疲體懶或牽於外物
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
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節所以見役之情勝
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
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
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如烟無結秀之効終年
之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
長吟夷叔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
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盛
者也　吳陸景誡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

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窴忽而不察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構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　晉李充起居誡曰温良恭儉仲尼所以爲貴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至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末俗謂守慎爲拘忝退懼爲怯弱不遜以爲勇無禮以爲達悲乎吾所聞也

宋顏延之庭誥曰若能服温厚而知穿鑿之苦周明之德也服滋言而識空嘩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夫比肩庸於堂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前慎其濫惠誡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嫌或疑心誠亦難分動容緘鈇束裝盜金又何足論也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火合煙而煙妨火桂懷薪而薪殘桂然火勝則煙生滅薪壯則桂

折故性明者欲簡嘗繁者無
之寧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芝蘭
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大金貞玉粹者
乃能處而不汙其身而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
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若非性之性必慎浸染之
由

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
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恣意所欲不足慕唯仁爲紀絅隱
身而後動謗議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
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在溷貴不淄皦皦內含光礪

礪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
之尚有恒久久自芬芳　魏王蘭座右銘曰重階連
棟必濁汝眞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
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朝之
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
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爲福
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

純

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
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而戎昭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縞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尚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者也　梁簡文帝誡當陽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關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梁孝元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斲玉爲器論乎知道惟山與泉譬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不無以矢柳文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雨以至明月竟夜不知燈火爲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己道在則尊　梁徐勉與人息山松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負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松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茅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祇恐叢薄不無紕紛之興雖云人外城闕咫爲人長殊復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易當使中外諸紳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衡者更招巨利汝當勉最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梁范縝與王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非不懿也樂聞讒諛故明君賢宰不能免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論曰潘尼安身論曰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戒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始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感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憂患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晉袁宏去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

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有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諷一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雲間董其昌校訂

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夫差使行人儀問太宰嚭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

厲之師與　左傳曰魏獻子爲政梗陽人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閻沒汝寬欲諫饋入召之食比置三歎魏子曰三歎何也對曰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詳食　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公乎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沃勝之立其財出其民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衆圖財不仁且君人者覓惠慈衆身不安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令出斬竹之囚舍之　又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景公怒令刖養馬者晏子請數之云云詳馬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之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奪之言頓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數之也公乃止　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公賈入諫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祥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驚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十人羣臣大悅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

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而問曰古明王聖主支解人從何支始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帝王爲城臺未有子此者也陳侯默然所執吏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護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又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谷以臣名之桓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牸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以臣爲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聖者之過也使堯在上咨詢爲理安有取駒者乎　又曰吳王欲伐荊舍人小孺子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云云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　詳雀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開阪羣臣皆偏禓推車而唐會

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畏羣臣推車會獨行歌不
推車是會爲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
罪當死死者身死妻子爲戮也君雖聞爲臣侮主之
罪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
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鬬夫智者不爲
謀則社稷危辨者不爲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爲鬬
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又
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
君仁君也次問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
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
是以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黃翟黃趨而
出次任坐坐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
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
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國語曰晉平公射鴈
使豎襄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
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
嗣唐叔射鴈不得是揚吾君之惡也速殺之無令遠聞
君忸怩乃赦之　史記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
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云二世笑而止詳城
又曰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困往見優孟後其

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孟曰無遠行時楚莊王欲以優孟爲相對曰請與婦人計之三日後優孟來王曰何如曰婦言無爲楚相孫叔敖盡忠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子以四百戶奉其祀　又曰東武侯母嘗養漢武帝號太乳母乳母家子孫橫暴徙邊乳母當辭見郭舍人爲言舍人曰仰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叱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徙乳母　又曰田叔相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率二十人笞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王耶何敢言若王魯王聞之大慙　東方朔傳曰人有煞上林鹿者武帝下有司煞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煞人使天下以陛下爲重鹿賤人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武帝嘿然遂赦之詳鹿　罰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曰彼有淫具且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詳酒　世說曰桓玄好獵麏兎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桓道恭常自帶綿絳繩著腰中玄問用

此何爲答曰獵好縛人士會被縛手不能堪痛也玄
自此少差

諷二白帖

抒情 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 舍肉 顏考叔食舍肉欲以發問 刺今 陳古以刺今出入諷諫 寤王 諷者言非面折事不指陳或義引古以興物 箴規 今情見辭賦庶爲寤王有
補察 智在圖危 直惟惡訐 出入諷諫 朝夕
諭思 臨食興歎闇沒言小人之心 飲酒流湎晏
子爲大臺之役 忠而謀國既三思而後行 敏以
寤君亦一言以爲智 君心有寤輩釋善而從之
臣節貴忠終惡訐爲直者

詩 漢章孟諷諫詩序曰孟爲元王傅又傅子夷王及
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社國自
豕韋徙宋紱四牡龍旂形弓斯征鷹揚厥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
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
會同王叔聽諮宴絕我邦悠悠嫂泰上天不寧乃眩
南顧授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
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綱徵輔弼爰及
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紀如何我王不思
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人馬
悠悠是放是馳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

是信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會不風夜以休令問　魏應璩百一詩曰年歲在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爲飲無爲待來茲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柔何季世人修靡及宮墻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晉趙整諷諫詩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又詩曰北園有一樹布葉垂重蔭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　又諫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楚荀況賦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易位四時異鄉列星隕墜旦暮晦冥幽暗登照日月下臧公正無私見謂縱橫志愛公私重權輕疏堂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詘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怨失世殃龜龍爲鰲駑駘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剖孔子居匡昭昭乎其智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暗乎天下之晦盲也璇玉瑤琳不知佩也雜布與綿不知異也閭婦子荅莫之謀也嫫母力父莫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　楚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內多微辭

出愛王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
曰出愛王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嘗出
行僕饑馬疲王人之女入事之謹拔翠雲之裘更
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爲臣炊彫胡之
飯烹露葵之羹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爲臣歌曰
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爲秋
竹積雪之曲王人女又爲臣歌曰林惆心兮徂玉牀
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口將至兮下黃
泉　又鈞賦曰宋玉與登徒子俱借受鈞於玄泉而
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泉天下之善鈞者也
以三尋之竿入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中
可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玄泉鈞之爲足
爲大王言乎王曰子所謂善鈞者何玉曰善鈞者其
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鈞非鉄其餌非珠也王曰願遂
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鈞也以聖賢爲竿道德
爲綸仁義爲鈞利人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其鈞
道微也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鈞未可見也宋玉曰其
鈞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
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
可謂多矣羣生浸其澤民瑕畏其罰其鈞可謂善矣

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事可謂強矣夫竿折綸
絕餌墮鉤決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天鈞術也　晉
陸機豪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何則修心以爲量者在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
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聲物者響約唯所遭遇
落葉候微颸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
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
泣不足煩哀響也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情夫可以
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古
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徵一時之功

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七尺
牧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
表哉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曀昧謂足以誇
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然後河海之跡堙
爲窮流一匱之嶽積成山岳豈不謬哉故耶賦焉世
有豪士今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嘗衆通之所會
苟時至而理盡權枯與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
瓌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葺宇
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
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營日冏中而弗昃月何盈而

不關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止趨歸蓋而自戚推璇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託浮雲以遨志豈咎叅之能集擠爲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及

論　魏曹植令禽惡鳥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於田見鳥鳴於桑其聲噭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非吾子伯奇與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子蓋吉甫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鵂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之梟將巢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

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悵不善也得蝮者莫不馴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諫一藝文類聚

尚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　食國子以道也（鄭玄注曰諫者以禮義正之）　禮記曰爲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

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　僖伯稱疾不從　又曰宋華父督以部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令臧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部鼎在廟

彰孰甚焉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　又曰晉師爲楚所敗荀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煞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逸禮曰衛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於靈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朝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終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　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若今既已築臺矣又斂於民而爲鍾則民必哀矣斂民哀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　又曰

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爲遽至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是罷田即日歸　呂氏春秋曰越饑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王不從後吳饑請長吾仇讐財賑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越果伐吳王不聽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越之與吳猶腹心之疾也今吳之於越猶疥癬也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養爲禽鑒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孫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善　又曰楚靈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孫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與靈王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管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

重延壞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入諫
莊王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晉不用僖負羈
而宋弁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紂煞關龍逢而湯
得之紂煞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
用子之諫先是誅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
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為兄弟廢層臺罷民
又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巖乎公曰朝居巖則
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巖則下無言下無
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
喑聾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
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大下者非
用一士之言也　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
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
稷有諫即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
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諫莊王立鍾鼓之間王
左伏楊姬右擁越姬曰吾鍾鼓不暇何諫之聽縱曰
臣聞之好樂者迷荊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縱手
右抽佩刀刎鍾鼓之懸明日授縱為相　又曰晉靈
公造九層臺廢用千億前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
乃諫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

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卽以基子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慴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卽壞九層之臺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得纖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卽壞九層之臺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誅法恐天下不安唯上

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入秦宮室帷帳重寶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以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灞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一搖天下振

動柰何以天下戲　漢書曰邳都景帝時爲中郎將言直諫向折大臣於朝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一姬死復一姬進陛下絕自輕柰宗廟太后何太后聞之喜賜黃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又曰常德敢直言諫諍上幸其泉因萬射猴旛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曰擅士奉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息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諫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遮陛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　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口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僞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臣聞玩色不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生即愛寵偏於一人漢武故事曰汝曹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盡其用輒已煞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爲治乎　東觀漢記曰

張湛爲光祿大夫數諫湛常乘白馬上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武騎心與馬之覩乎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雖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送獄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能直諫文帝踐祚爲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兩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家其訂安出帝曰卿爲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吳志曰孫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悚懼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　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

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扳轅乃以斷車鞅韌一作軔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廻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郭憲之言

諫二　初學記

班固白虎通曰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風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風諫者知也知禍之萌始未然而諷告焉順諫者仁也由辭遜順不逆忤心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郤悅而復前以

諷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質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諷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興詩賦以見乎詞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遷於善諫也者謂事有不當指而言之上至君父下及朋友論之不疑必有所益故孔子稱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士有爭友此之謂也尚書曰旃蒙大荒歲孟春遹入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邪有常刑又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禮記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

復諫 又事君欲諫不欲陳謂言過於外 又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謗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顧子曰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是賢人君子 春秋曰景公起大臺歲不成公坐飲酒樂晏子歌終嘅然流涕公曰子殆為人臺之役寡人將罷之 后聖 **呂直** 上洋前敘 漢書曰薛廣德字長卿為御史大夫直言諫爭上不悅光祿大夫張孟進曰臣聞君聖臣直宜從橋上不從則去矣 **貢禹** 上詳諷 晏子春秋曰景公起大臺歲不成公坐飲酒樂晏子歌終嘅然流涕公曰子殆為人臺之役寡人將罷之 后聖 **呂直** 上洋前敘 漢書曰薛廣德字長卿為御史大夫直言諫爭上不悅光祿大夫張孟進曰臣聞君聖臣直宜從橋上不從則去矣 **歎歌** 上詳諷 晏子春秋曰景公起大臺歲不成公坐飲酒樂晏子歌終嘅然流涕公曰子殆為人臺之役寡人將罷之 后聖 **呂直** 上洋前敘 漢書曰薛廣德字長卿為御史大夫直言諫爭上不悅光祿大夫張孟進曰臣聞君聖臣直宜從橋上不從則去矣

飲歌 上詳諷 晏子春秋曰景公起大臺歲不成公坐飲酒樂晏子歌終嘅然流涕公曰子殆為人臺之役寡人將罷之 后聖 **呂直** 上洋前敘 漢書曰薛廣德字長卿為御史大夫直言諫爭上不悅光祿大夫張孟進曰臣聞君聖臣直宜從橋上不從則去矣

常事 扣馬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恒陽若劉向以為人君行事不敬嚴則臣下驕慢朝廷不治象見馬與人同心而不肯進或退或不前或奔逸或不止或不安車輪或脫或折

成帝時朱雲上疏求見公卿在前雲曰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因指言張禹上大怒曰庭辱師傅死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足矣左將軍辛慶忌抑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當修檻上曰勿易之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逆耳 拂心 並詳類聚三責

五失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公阜望齊國曰嗚呼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太公長有齊國公不悅無幾梁丘據公曰據與我和乎晏子曰此同也公作色無幾公曰據與我和乎晏子曰此異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論功未息其大五罰含忍曰孤不能以致五罰若無教也若受諫賢聖彗星將去位舜而泣曰昔夫子一日三責我今孰責寡人乎 王隱晉書曰齊王冏輔政侵餘驕矜多過鄭方諫冏王安不慮危躰於酒色其失八一王機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今則不然其失二冏曰更交侵不以為念其失三興義人勞罷若不聞賑故之今其失四又興義兵論功未息其失五冏含忍曰孤不能以致五罰若無

斷割 段龜龍西涼記曰聞其過斷割 **聚** 段龜龍西涼記曰聞其過斷割聚 **獵** 段龜龍西涼記曰聞其過斷割聚獵或馬奔溝塹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間毆中侍御史王回控馬諫
曰陛下宜憶袁盎攢轡之言
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也魏志曰明帝時顒上疏曰非破家爲國
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
殺身成君者誰犯顏色觸
忌諱進一言開一說哉
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爭
魏志曰明帝時顒上疏曰順顏者愛所由生逆
意者惡所從至故人皆順
旨而避逆意人恒
弛世要論曰揣人之耳逆人之意不爲諫爭
容兌冠頓首
崔鴻前涼錄曰張駿謀羣寮議嚴
臣未見其可尊規犯令所以
以爲宜參軍黃斌進曰
凡政容曰微黃生吾不開過
令不行矣駿性嚴猛乃解
免冠頓首車前曰古今之
過矣可謂忠之至也范
睥後漢書曰帝嘗出銳期
微行數出帝爲廻輿而還
城變不意而成不願陛下
犯顏逆意
曰銳期重於
逆意忠言
開說
劉向說苑曰有能盡
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也魏志曰明帝
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
顒上疏曰非破家爲國
殺身成君者誰犯顏色觸
忌諱進一言開一說哉
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爭
魏志曰明帝時顒上疏曰順顏者愛所由生逆
意者惡所從至故人皆順
旨而避逆意人恒
弛世要論曰揣人之耳逆人之意不爲諫爭
容兌冠頓首
崔鴻前涼錄曰張駿謀羣寮議嚴
臣未見其可尊規犯令所以
以爲宜參軍黃斌進曰
凡政容曰微黃生吾不開過
令不行矣駿性嚴猛乃解
免冠頓首車前曰古今之
過矣可謂忠之至也范
睥後漢書曰帝嘗出銳期
微行數出帝爲廻輿而還
城變不意而成不願陛下
犯顏逆意
曰銳期重於

諫三
北堂鈔
稽于衆
尚書云稽于衆舍已從人
逆於心
又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
求諸非道
詢於芻蕘
毛詩云先人有言詢於芻蕘
詢茲黃髮
尚書云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詢氏詔王
周禮云師氏掌以媺詔王鄭玄注曰告王以善道也
左右糾謬
尚書云實賴左右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懋乃厚德交修不怠
有諫無訕
禮記云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
余違汝弼
尚書云余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敢逆忠直
又云敢有負
聖言逆忠直
又云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發有逸口
嘉言孔彰
又云嘉言孔彰
嘉言罔伏
又云嘉言罔伏
罔攸伏
好問則裕
又云好問則
裕自用則小
言惠可行
又云猷言
惠可底行
小人之儀
又云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儀
宅心之訓
子騶諫公患之使鉏麑賊
宣子騶諫
左傳云晉靈
公不君趙宣
子晨往寢門闔矣盛服將
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
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
也觸槐而死
鬻拳兵諫
又云初
鬻拳強

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譬拳曰吾懼
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太
伯使其掌之泄冶諫陳公曹鞫諫曹君說苑曰昔陳靈
公不聽泄冶之後掌之泄冶諫而殺之曹鞫諫曹君
春秋序義雖俱暨而曹鞫合禮聽而去止妾爲妻國語云
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
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
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
豎愛乎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弊於鄢羊亡申亥從
靈王之欲以隕乾谿君子曰從而弗違君子之行欲其
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
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營國而從之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以規爲瑱又曰靈
公子張驟諫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
曰余左執鬼中右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
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
姚嚢宮几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
王如史老之言對曰臣懼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
言不然匈急其以言聘皇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
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

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近臣盡規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
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
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川壅而潰傷人必多矣民亦如之是故善防川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
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
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
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在輿有旅賁之規倚几有
誦訓之諫又云左史倚相趨過其門三諫君不聽
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先史曰唯予老耄
故欲見以交儆昔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
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我聞
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
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誦御之箴臨事
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瞍不失誦
以誦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子亹懼曰老之
過也

諫四白 諷諫 (反諫)

七人 天子諍一士衆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 伏蒲 史冊伏蒲青蒲 削豪 魏陳羣前後密諫得失每上封輒削豪人多識其默後乃知之羣草本也 刃斬 于華諫楚靈王磨礪以須手出吾刃將斬之 兵臨 詩書詐劍 補袞闕 仲山甫補之 識履聲 漢鄭崇數諫哀帝曰陛下我不如君安劉氏宗廟君我識鄭尚書履聲不如 頭軔 後漢申屠剛諫帝出遊車不從以頭軔乘輿乃止 無隱 有犯無隱注可犯顏諫也 勿欺 子曰事君勿欺而犯之 犯顏諫 也 無隱謂論政得失也 匡闕 命百官補袞王闕

進及
諷　直能匡主　仁有殺身　獻可替否　治煩去
惑　開諫諍之道　闢忠讜之門　況當不諱之朝
宜勵勿欺之節　將表效於公忠　豈敢辭於殞
辱　既非言遜之朝　詎有身危之慮　居當不能
匡主　臨難徒欲愛君　辭親策名則將身許
君陷惡何以臣爲　讜言嘉謀匡其不及　糾謬繩
愆格其非心　思紓國之難誠則盡忠　奮振主之
威如何無罪　在於交友猶忠告而導之　矧伊君
臣實惡訐爲直者　盡忠守死誠謂殺身之仁　非
罪陷刑是重納君之惡　殷人守死雖曰比干之賢
魯史正名終書泄冶之罪　晉侯之召周王猶不
可以訓　鬻拳之懼楚子宜自納於刑謗諫談未克談
誹謗之木　防川　詳書鈔　有道不議子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君子
子貢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未信爲謗
謗齊威王令曰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詢
相彼君子猶惡稱人之惡　矧伊忠臣豈宜揚主
之過不諫罪刑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墨　尸利孔子曰逝
而不諫則陷主不義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尸利　陷主不義
奪君於惡君子謂華元樂欲於是不匡君生則縱其
君於惡欲死又益其修是棄君于惡何臣之爲
昏不能匡君昏不能救　禍受其咎　秦醫和謂趙孟云
危不能救　尸利曰逝　國之大臣榮其寵

祿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無由聞過衆臣不盡君淫以生疾王不能儆天命不祐情而比無由聞過漢書 不能寤主 子違汝弼 子不我思 寧違忤以納善 豈順從而忘危 事上以忠則宜身許 陷君於惡何用臣爲 苟賴其禁是爲尸利不匡其失宜及墨刑 陳忠讜之言猶聞有賞廢獻替之義安得無辜 君子立誠猶不成人之惡忠臣勵節豈可從君之昏

賦 謝偃惟皇誠德賦 以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颺之殊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守勤守儉去奢去逸紘宇無荒舍內無荒色惟賢是授惟民斯恤則三皇不足五帝不足六若夫情智驕力狼戾僞強忠良是棄諂佞斯獎構崇臺以造天穿深池而絕壤厚賦重徭積寶藏鏹無罪加刑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

表 魏曹植諫伐遼東表 曰臣伏以遼東負岨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失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

野然天時難測水潦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滅如東有待糞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陽騷動蜀應西境則雍凉參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饑疚蠶不收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濟賦斂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神謀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那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

寵爲陛下不取也　齊竟陵王上讜言表曰臣聞明臺既闢承雲之歌開衙宴敬商風之頌流寔非降道燭輝紆靈浸澤陛下凝慶協圖啓曆冬暖海鏡春亭選議鈞俗觀風調紀垂聽革之典降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諫正國度設王閫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蹈寒譏績宣王文則優其寵秋厚其節禮庶獻鱣之美方高聖代至乃靡衣媮食曾宇雕墻酒貨浮侈田萊蕪荒械樸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闕興規袞廢能補則壞詠無遠載樂可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諫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
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
秦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覇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
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
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故六國之從使
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
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昭以客之功
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
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
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產一焉而陛下
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
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廐所以
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
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遊女不立於
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
以跨海內也　漢鄒陽上書諫吳王曰臣聞忠龍釁
首奮鬐則浮雲出流霧而咸集聖王低節修德則遊
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
而不可千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然

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藉高下風之行充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言夫仝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思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貢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仝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諛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誉於漢譬猶驅豹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矣　漢枚乘上書諫

吳王曰得仝者昌失仝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邪背而走足迹愈多影愈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而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福生無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磨

窮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禮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昔白起爲秦將南伐郢都北抗趙括以緘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　漢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一有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斯言雖小可以喻大

梁元帝忠臣傳諫諍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淹淹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頹欽若之信既盡解網之

紅巳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
關憲玉負扆事無斁斜竟有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
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懼況惑褒人之
所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剗斮用之以通逃亦有
傾天滅地汙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梨冠毀冕之釁
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
爭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寢麥穗黍離
彼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胸見欸赴焦爛於危年丗
滅亡於昔日黃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
而九重遼遠百雉嚴絕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
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嗚咽霑衿不收之魂商郊致
旗之哀

論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往於吳進不
能稱往古以廣王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
怪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
於耳諺於心而便於身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
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
其然也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
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將以爲君
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及以爲誹謗君之行無

人臣之禮義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故蓋
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
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漢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
則其謀忠其言至昔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
諱死以忠臣直友明也又良醫懷著信龜咸得盡忠正
言不蔽兆吉故能遷禍爲福

○對見 白帖

殷坐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上殿就坐自
是三公有疾 庭詰 汲黯爲 故事

衣褐見 漢孫弘 敬解衣敬曰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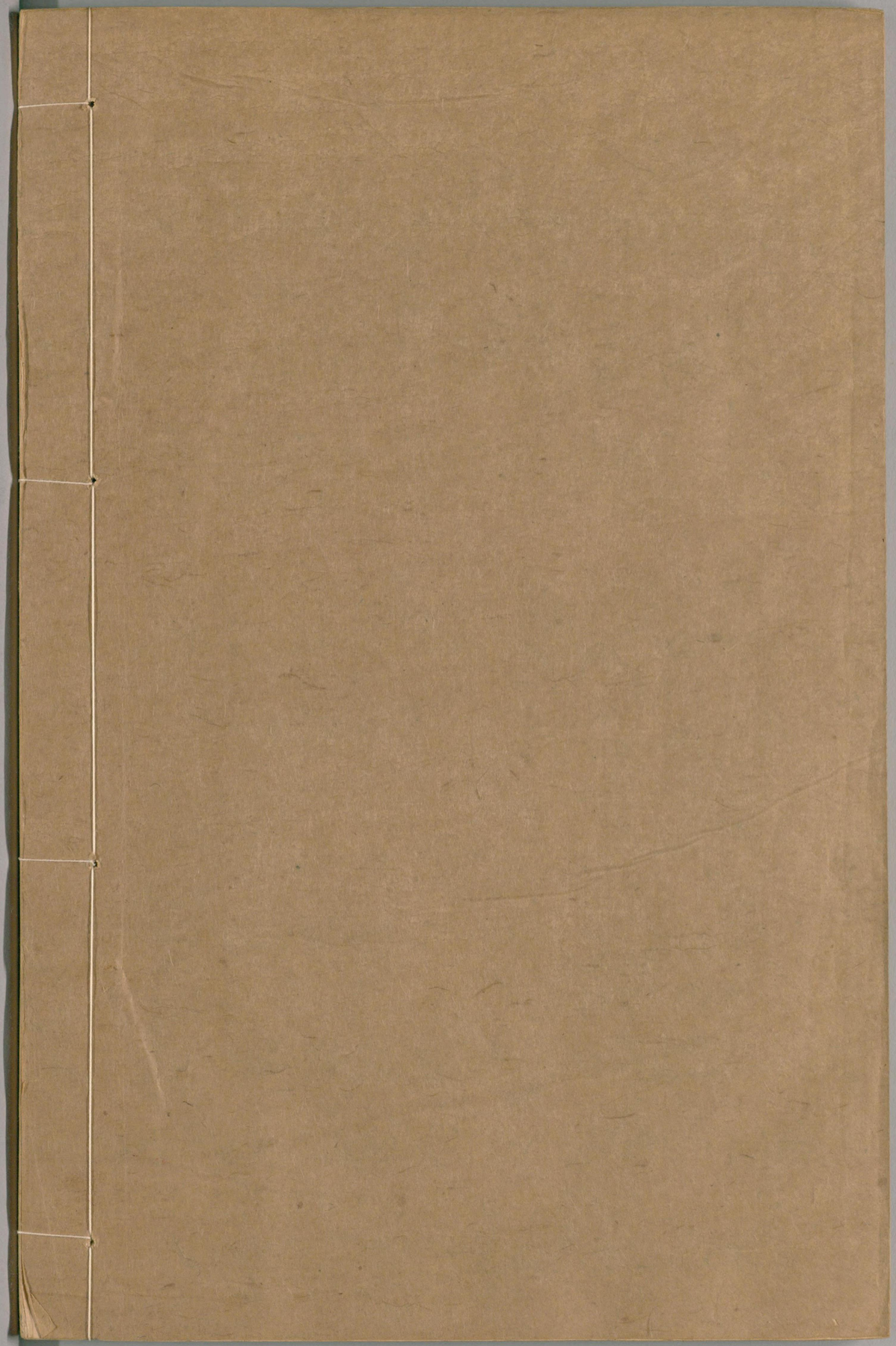
衣帛見衣褐見 被漬伏 後漢劉寬字文饒每引見帝令
問太尉醉耶寬對曰臣上不
醉但任大責重憂心如醉故
封侯引上殿不習朝儀被詔
登不知儀式帝令侍臣
前楚當言唯不覺大應諾帝
笑勞 盤辟拜 漢何武舉方正士召見
免之 盤辟拜 盤辟雅拜有司劾失舉 晝接 晝日
三接 訏食 訏食丞
也 敷奏以言 書 延問 談
讀 讀謂
於上前 漢夏侯勝質利守正簡易無威儀見時
上爲君誤相字於上前上以是視信之
於上前 班游進讀羣
書於上前 上前 上前
議 漢公孫弘嘗與公卿
議至上前更背之汲
黯曰齊人多詐始與
等議而今背之 御前 後漢馬武字子張爲
人嗜酒闊達政言時
在御前面折同列言
笑其質訥 後漢詔問光祿
勳劉現曰前在
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
此現曰偶然耳左右笑曰
偶然帝歎曰乃長者之言

不知儀式詳上陛下嘉言（百父侯勝常見出道上語上聞諫大夫勝曰陛下所言善故揚之嘉言布於天下至今見稱誦臣以爲可傳故傳之也）天子休命（對揚天子休命詳召辟）詭辭而出（詳諫書）盡對（詳對命）天威不違顏（咫尺詳）進止有常度（漢霍光字子孟舜出入王殿進止有常度傳）揚於王庭（史記）不可書傳（史記）

○對問曰（對）

不希旨苟合（漢孟光字子夏習漢制上有所問據經而對不希上旨苟合或不從不強爭時有所言輒據經削藁草輒據經以對（蜀志譙周字允南雖不預重以儒行見禮待訪大議輒據經以對）咨訪（吳志闞澤字德潤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咨訪之）洁問（上原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